

中国花鸟画通鉴

5

墨花墨禽



王渊 张彦辅 赵衷 张中 边鲁 杨维桢 顾瑛
臧良 盛昌年 坚白子 毛伦 边武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花墨禽/卢辅圣主编.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12

(中国花鸟画通鉴)

ISBN 978-7-80725-804-9

I. 墨… II. 卢… III. 花鸟画—鉴赏—中国 IV. J2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8064号

责任编辑 王 彬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倪 凡

封面设计 潘志远 王 峥

中国花鸟画通鉴·墨花墨禽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h@online.sh.cn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6 印数: 1-3000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25-804-9

定价: 60.00元



前言

花鸟画是中国绘画中最富于民族文化特性的表现门类。两千年来，它通过从自发到自主的审美方式和中国式的赋、比、兴手法，抒情达意，托物言志，形象化地体现了东方世界的宇宙自然观。它历经发生、发展、成熟到升华变化的漫长行程，流汇着民族与时代的人性内涵，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参与了中华文化精神和人文气象的建构。与此同时，它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不断地调谐自身来适应变化着的审美需求，一方面又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改造着人们的审美情趣，甚至对主体认知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了全面系统地展现中国花鸟画的价值内涵及其历史发展轨迹，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花鸟画通鉴》丛书，根据花鸟画史表现为时代、地域、价值功能、风格流派之类的不同维度，分成二十册，以图文映照的方式进行专题化阐述。本书《墨花墨禽》为第五册，主要阐述元代的水墨花鸟画。

目录

- 一 引言 1
- 二 从五彩到水墨——院体余绪 5
- 三 从工笔到写意——写性抒情 41
- 四 从画工到文人——雅士清玩 65
- 五 从庙堂到江湖——君子风流 83
- 六 流风遗韵 101

一 引言

墨花墨禽，顾名思义，是特指用水墨的方法所画的花鸟画。以水墨作花鸟画由来已久，代不乏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记载有殷仲容者“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彩”；五代南唐徐熙以落墨花著称，《梦溪笔谈》中描写他的花鸟画“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西蜀的邱庆余画草虫“独以墨之深浅映发，亦极形似之妙。其得意处，不减徐熙”¹；宋代有尹白，专工墨花，苏东坡《尹白墨花诗序》：“世多以墨画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画墨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宋徽宗更将水墨画法在画院中推广开来，一时成为风气，而一些文人隐者、羽士禅僧如苏轼、文同、赵孟坚、汤正仲、扬无咎、法常等也纷纷用水墨为花鸟写照，由于不是专业的画家，他们这种兴之所至而作的水墨花鸟画便被称为“墨戏”。

与水墨山水画在宋代就已蔚为大观不同，水墨花鸟画真正发展完善、形成规模是在元代，题材从宋代已有的树、石、墨竹、梅、兰、水仙等“君子”画，扩展到各色花卉、禽鸟、鱼虫，描绘方式从工整严谨的勾线渲染到挥洒



赵佶 腊梅山禽图



赵佶 腊梅山禽图（局部）

写意的随形赋墨，多种多样。元代墨花墨禽画的出现是中国花鸟画史上最重大的转折，它不仅在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院体花鸟画的表现方式，而且从本质上颠覆了其最初被赋予的“文明天下，粉饰大化”的功能与审美意义。经过水墨的洗礼之后，与山水画一样，中国花鸟画也逐渐走向了抒情适意、挥洒性灵的文人画道路。而元代墨花墨禽画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所扮演的承前启后的角色注定了它能够同时兼具前后两种典型形式的特点，上可追两宋院体之体制，下可探明清写意之堂奥，兼美之外，别有独造，为花鸟画的创作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注释：

1《宣和画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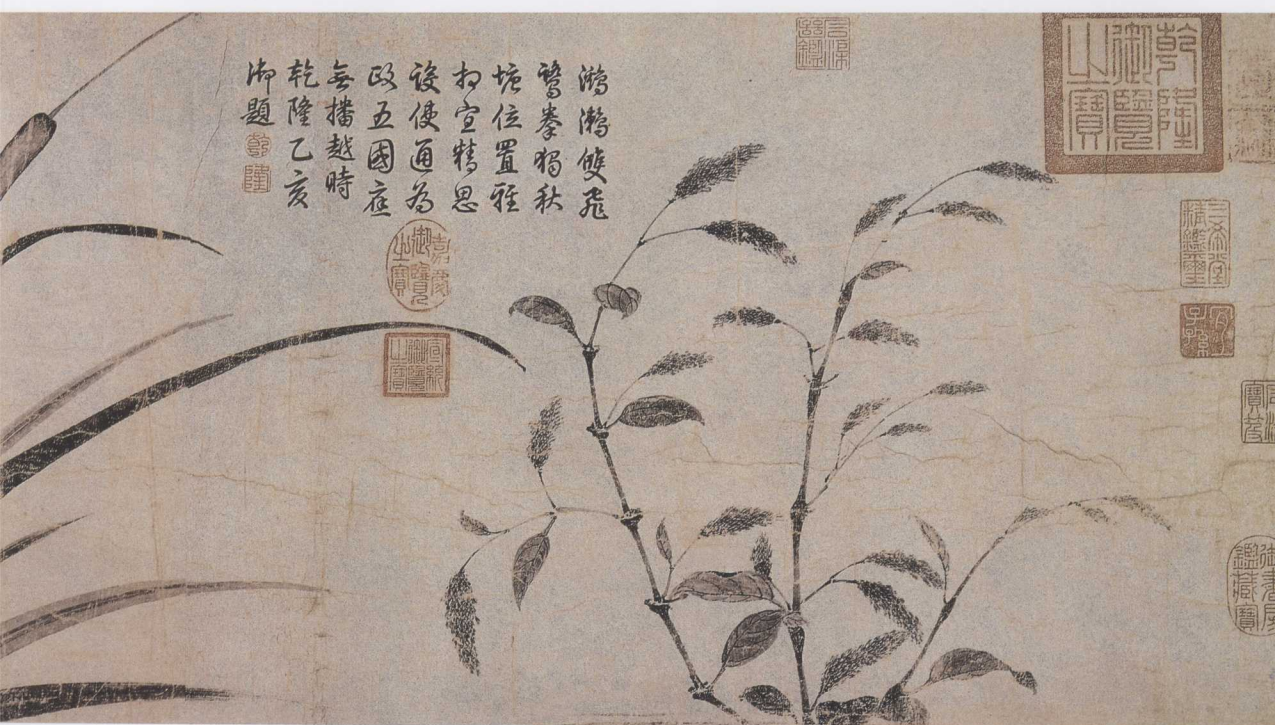
二 从五彩到水墨——院体余绪

公元1279年，南宋覆亡，取而代之的是由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元朝国祚很短，只有区区九十七年，但它在中国绘画史上却是个风云际会、群星并起、推陈出新的辉煌时代。从艳丽的重彩到清淡的水墨是花鸟画中一个最关键、最重大的转捩。

中国花鸟画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两大传统，徐熙的落墨画法神妙新颖，却后续乏人，在宋朝就几乎已经成了广陵散，而黄筌整饬端严的勾线填彩的风格则因为契合了皇家的口味而得到大力的推广与继承，发展成尽善尽美的院体风格，这几乎成了元之前绝大多数花鸟画的基础。除了源于写生的逼真造型，院体花鸟还以细腻艳丽的色彩而著称，不过早在北宋末年，在宋徽宗（赵佶）的亲自参与之下，花鸟画坛曾经一度兴起过一股水墨之风。

徽宗怠于朝政而勤于艺事，特别留意于花鸟画，他传世的花鸟作品有两种风格，一种是精工艳丽的典型院体风格，另一种是不施五彩的水墨作品，学界的意见大多认为前者为画院画师代笔，而后者则是徽宗的亲笔。徽宗的





赵佶 池塘晚秋图

鸛鵒飛多如跳菊急難枝
 上目如耕寫情若果通枝
 理何事助量田滅道活
 秀明噪枝頭想像傳真
 良嶽秋論世徒悲千載下
 童孫早應出乾侯
 庚辰嘉治題



赵佶 鸛鵒图

此菊急難枝
而果通於
滅遺活



赵佶 鸛鵒图（局部）



赵信 鸚鵡图(局部)



赵佶 枇杷山鸟图

花鸟画学自吴元瑜，吴元瑜是崔白的弟子，史书记载，崔、吴二人出而使院体风气有所改变。¹从二人的传世作品来看，较之于院体，他们的风格是偏于素淡的。徽宗的水墨花鸟以《柳鸦图》卷与《池塘秋晚图》卷最为知名，其中的禽鸟花草造型严谨古质，略带装饰的意味，笔法拙朴，在院体中别具一格，后世亦不多见，当是出自徽宗的创格。另一件《枇杷山鸟图》作于团扇之上，可以代表当时画院中的新风，这件作品敷有极淡的色彩，在棕色绢地的衬托下难以分辨，几乎就像纯以水墨绘成。图中的琵琶、山鸟与蝴蝶均形态逼真，渲染精细，画法与常见的设色浓艳的院体花鸟并无二致，亦是勾线渲染，不同之处只是以单一的水墨代替缤纷的五彩，颜色深的地方用较重的墨多染几次，颜色浅的地方用较轻的墨少染几次，以此分出层次，表现质感。渲染之

